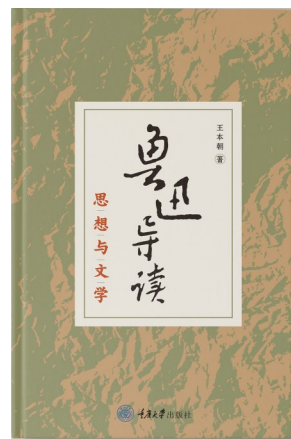


渝版书架



■汤晶

回望百年中国文学史，鲁迅已是丰碑所在，无论是人文学术研究领域，抑或是最新最热的互联网社群，鲁迅绝不缺席，甚至大放异彩。通向鲁迅的阅读，除其作品、研读、精读、传记、评点等著述门类不一而足。西南大学教授王本朝新近出版的《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以下简称《鲁迅导读》)系统地考察

了鲁迅其人、其文，饱含作者对鲁迅的神往，造语爽利恰切，为文以心契心，兼有历史感与当下性。

翻开清丽古朴的封面，即见一枚印有线条纹样鲁迅头像的书签，上面写着“无论怎么看风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这句话出自1934年8月鲁迅完成的《门外谈》一文，其前文还有这样一句：“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这枚书签所指向的鲁迅文本，也暗含了《鲁迅导读》作者的深意，那便是鲁迅的思想在于经世致用，在于改变现状，在于更新和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书中说“鲁迅不是学院派的思想家，而是社会思想家，文学思想家”，以“有效度的思想”为纲，指向实践，方见鲁迅思想的力量、深度和广博。

书共分六讲，总揽鲁迅人生“如何走”、如何“思”、如何“想”、如何“写”、如何“战”等问题，以“思想”为其显著的主线，回望历史，着眼未来，述论合一，显示出发家论与文学史相结合的写作风范。书中以“走”字追溯鲁迅一生，以“无路可走”总结鲁迅人生困局，

有这样一句话：“鲁迅的命运与其祖父有关，出身小康，却遭祸事，命运转折，全靠鲁迅自己掌控，常常也无路可走。”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具概括性，它指向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命运，特别是中国人的命运如何与家族紧密勾连，同时它也指向了鲁迅的人生——“全靠自己掌控”。所以18岁逃异地，求异路，在仙台弃医从文，在绍兴会馆沉寂10年，在1925年之后选择杂文人生，鲁迅生命的每一步似乎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也因此，生命负荷太重，受压太强，常常无路可走，这是多么大的痛感啊！

书中的语言别具作者风格，造语精准、爽利、潇洒，不含糊，极少文饰，一语中的，余音绕梁而外言有声，极有个性。论著对多年来囿于“爱情悲剧”话题下的《伤逝》却有另一番表达——“有了新家，也会照样过着旧生活”。恋爱自由与“娜拉出走”的《伤逝》背后还有一个隐微的话题，那就是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结构模式和个体生存空间的载体，这无疑是新的启发。人们特别关注的鲁迅杂文，在书中也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如果说杂文写作是鲁迅的文学自觉，不如说是

鲁迅的文学自由。”“文学自觉”显示出鲁迅有意识写作杂文，旨在一种文学承担，而“文学自由”更能彰显鲁迅与杂文精神气质的贯通。杂文是鲁迅主体精神的外化，包含着全部的情感、思想与心理。如此表达一语中的，击中了鲁迅杂文的核心问题。

当下，鲁迅研读的著述实在太多，而读者的视野中不仅有鲁迅，更有鲁迅的讲述者、阐释者，尤其要求作者的心和真知，要求有个性、学力、独到的投入，同时不失表达的平实端正与合理分寸，需要火候更需气候。因此，鲁迅之文、鲁迅之书实在是难写。《鲁迅导读》最为打动人处则在作者敬重鲁迅的“真感情”，对鲁迅有体贴式的关怀，有切近的体验和独到的深思，这也正是本书的底色。

作者坦陈自己的阅读经验，在书中构建了共同阅读鲁迅、分享鲁迅阅读经验的交流场。写作的真心背后是作者思考鲁迅、研究鲁迅的漫长历程。大约在40年前，作者便以“鲁迅之孤独”来理解鲁迅小说《孤独者》，持续思考直至当下，形成了角度多样、思考精当、启人深思的研究成果。细致入理的文本研究自不必说，还兼及鲁

迅与同时代人人际关系、社团关系，鲁迅创作与外国文学关系、鲁迅与宗教文化关系、鲁迅与近现代文艺思潮之关系、鲁迅与语文学教育等方面，一网打尽，专论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已近20多篇，自成体系。

尽管如此，《鲁迅导读》的后记中仍可见作者的意犹未尽，质直深情。“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书是一直的心愿”，因而作者怀念那些痛快、沉醉、思绪飞扬地在课堂上讲鲁迅的日子。我想，阅及此书的读者，自然也会共享这种历史性与生命感。

作为重庆大学出版社“大家导读”系列丛书的发轫之作，《鲁迅导读》的背后指向了一个公共性和时代性话题——我们为什么读鲁迅？那样一个悲苦敏感的心灵创造出来的文字，又如何重读？雄健的笔力，刚毅的人格，鲁迅已经不再是文学世界，而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鲁迅留下了饱满而有尊严的文字，充满了鲜明的道德观与深度的真诚，洞见了人类心灵的瑕疵与黑暗，他坚持揭示残酷，拒绝逃避苦难，思考人生和人间，执着于指向未来的现在。鲁迅所通向的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一种关于人性、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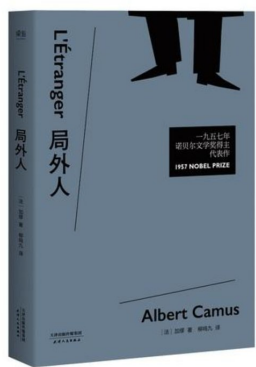
会、世界的理想性构建。显然，我们这个时代仍旧很需要鲁迅。

走进鲁迅的世界是耗费心力的，作为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文辞中间大多含气凝血，鲁迅给予我们纯粹的审美性、娱乐性的东西实在太少，反而是痛苦、迷茫甚至绝望似乎更多了些。鲁迅的特殊性在于，每一个真诚靠近鲁迅的人，其实都或多或少会担负某种牺牲，因为他们不得不靠近鲁迅所思考的问题，这一定会带来思想上的挣扎与求索，情感上的彷徨、困惑甚至长久的哀痛，而且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言说鲁迅开创一条路，也为大众阅读鲁迅走出一条路，殊为不易。

《鲁迅导读》呈现出学术与社会的合力，显示出学术的现实关怀和永远的人文情怀。它更珍贵的启发还在于，鲁迅对于作者这一代人，意义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成大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一代人，他们与鲁迅的生命关联，带有历史的特殊性与唯一性，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审美，甚至是人生信仰和信念与鲁迅之间的深刻关联。

“导读”的背后是一代人的情结、记忆与精神气象，我想，这也是该书所具有的更为广大的象征。

《局外人》：荒诞生活中仍追求生活本真



■王雪力

经典小说《局外人》，自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笔尖流淌而出，便以其独特的哲学韵味和深邃的人性探索震撼了世界文坛。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该作品引领读者深入一个看似超然物外、实则深刻剖析社会规范与个体自由冲突的叙事宇宙。

从表面上看，《局外人》是一部关于罪与罚的故事，实际上却是一部探索荒诞的小说。《局外人》讲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因母亲葬礼未落泪而被社会视为“局外人”，最终因一系列偶然事件陷入法律制裁的故事。小说通过冷静而客观的叙述，展现了主人公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以及他对既定社会秩序的不认同。就如同《局外人》的封面，简约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如一位孤独的人物背影站在茫茫荒原上，远处是模糊的城市轮廓，象征着主角与世俗社会的隔绝。

书中对荒诞与异质的深刻描绘，让《局外人》成为了一部深刻揭示现代人精神困境和社会异化现象的经典之作。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以及个体在追求真实自我过程中所遭遇的孤独与挣扎。默尔索的形象，作为一个对社会规范冷漠旁观的“局外人”，实际上是对加缪所提出的“世界是荒诞的，而人是孤独的”这一哲学命题的生动诠释。在当今社会中，《局外人》也在提醒我们不应忽视个体价值的尊重与理解，鼓励我们在追求共同理想的同时，也要关注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内心世界，促进真正的精神团结与和谐共生。

书中主人公默尔索的遭遇，是对司法不公和社会偏见的犀利控诉。他因拒绝按照社会期待的方式表达情感而遭受惩罚，反映了社会机制中存在的非理性和虚伪。这一情节促使我们反思，在构建更加公正、文明的社会时，必须警惕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同时，对法治精神的呼唤，也是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深刻思考。

尽管《局外人》弥漫着浓厚的荒诞气息，但默尔索身上展现出的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本真状态的坚持，这种自由与人性光辉却是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他的选择，虽不被世人理解，却体现了个体在面对荒谬世界时的尊严与反抗，更启示我们不断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局外人》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激发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的哲学文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保持对人性的深度关怀。让我们在阅读中汲取力量，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共同创造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不失人文温度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学生)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dbdsb@163.com

《百本好书送你读》



■李立峰

《走夜路请大声歌唱》是作家李娟的随笔集，写于2002-2011年，时间跨度10年，收录了她20至30岁初期创作的36篇散文随笔，以倒序形式排列，如今已再版到第四版。薄薄的一本书，没有读大部头的负担和纯文学的沉重。每篇文章都很短，非常适宜碎片化阅读。特别是语言的诙谐灵动，徒增了阅读的轻盈与自在。

这一切都因为，它们是网络时代的

文学是一场场意外

——李娟随笔集《走夜路请大声歌唱》读后

表达。书中内容出自李娟2002年以来散见网络论坛、博客的文章。李娟和我算是同时代的人，共同经历了网络的大潮，见证了网络文学的繁茂。因此，对网络文字倍感亲切，接受度也高，也更加知道它的妙处——网文很轻松，很随意，很个性，很家常，很温暖，很俏皮，最好有点小自嘲、小幽默、小故事，就锦上添花了。

如果说《阿勒泰的角落》展开在明亮热烈的阳光下，那这里的文字，则缓缓铺陈于夜色之中。

李娟的文字，像一个人的呓语，像自己给自己的对话，像青春年少没有写进日记本的梦话——寂寞无聊时，孤苦伶仃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时，用文字疗伤，用时光煮茶。网络上的文字，无关功成，无关名就，只是一个昵称，一种生活方式，但却是自己向世界敞开心扉的一扇窗，是允许别人通过文字找到通往自己内心的一道暗门。这样的文字，是不设防的，是去套路的，可以娓娓道来，可以去伪存真，可以洗尽铅华。通常，网文是作者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写着写着，自己就被文字治愈了。而打动自己的文字，通常也会打动

更多的人。

李娟的文字，语言充满了跳跃感。她把打工的见闻、四川的方言、新疆的民俗融为一体，像一个万花筒，展现着文字的多元和丰富的人生。李娟是散文家，也是诗人。她写下的文字，充满了诗的意象的叠加，凸显了一个诗人的气质与表达。特别是本书中2001年-2004年早期的文字，明显能看到文绉绉的纯文学迹象，给人以晦涩、艰深、费劲之感。但，越是到后面，她的文字就越越灵动，越轻盈自在，像随手从阿勒泰的天空中扯下的一片云，随手从牧场帐篷上摘下的一颗星星。

李娟的文字，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不管是她的亲人，她的邻居，她的同事，还是她自己。其中的人物命运大多坎坷，充满了悲情的色彩。李娟执着于平民视角、百姓情怀，书写普通人的一个个冷暖和市井百态，为时代留下了一一个个珍贵的样本。她笔下的人物，骨子里的善良，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生永不放弃、永不抱怨的态度，常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之间感受到心灵的震颤。最终我们会发现，作家写自己熟悉的领域，才可

能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不管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它们都已成为作家笔下的精神原乡。

李娟的文字，写满了自嘲，甚至是自我揭短，她用幽默的态度对冲人生的苦难，充满了辨识度。罗曼·罗兰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含着泪水继续奔跑的人，是历尽千帆之后笑对人生的人。幽默是上天的恩赐，是李娟的子弹，一发发直击读者的内心。当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畅销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李娟看来，文学永远是一场场意外。意外就意味着，文学是无法解读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通常，作家自己都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灵感不可捉摸、无法预测，如同划过夜空的闪电，如同潜到海底的潜艇。特别是网文的书写，没有提笔，没有腹稿，完全是原生态的，是心灵的流水，是意识流的再现。但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作家情感的出口，是留给世界解读的一扇窗。

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敦煌

——读《曾有西风半点香》有感

不一样的眼光和角度去欣赏敦煌壁画，你愿意打开它吗？

上月“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单中的《曾有西风半点香》，就是这样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出自南宋杨万里《木犀二绝句》：“东风染得千红紫，曾有西风半点香。”特别富有诗意。

本书作者杨之水，被称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之水长期致力于先秦文学与古代名物研究，著作等身，如《脂麻通鉴》《终朝采芣》《诗经名物新考》《诗经别裁》《先秦诗史》《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等等。而为该书作序的是有着“敦煌守护神”“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

《曾有西风半点香》的内容是对佛教艺术名物的考证。以往与佛教有关的艺术品名称及器物名称都来自于汉译佛经，很多器物名称都来自于汉译佛经，也没有发源和流变的踪迹，所以，本书作者杨之水就从探索佛经和佛教文献中那些孤立枯燥的名称开始，寻找并发现具体的图像，进而追寻图像从原生地到落脚点的“行走”路线，以及在“行走”中被不断添加的种种情节。

比如我们常见的沙发或椅子上的软靠垫，你有没有想过它最早叫什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吐蕃时期的一幅壁画中就出现了软靠垫，为了判断它的年代和起源，杨之水对比了故宫藏吐蕃时期东北印度工匠制作的金铜佛像的著录说明，考察了印度六世纪

开凿的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软靠垫，发现非常相似，由此断定大昭寺的壁画属于吐蕃早期。通过佛经里的记载和描述，原来软靠垫在佛经里叫作丹枕或倚枕，它的使用和造型的渊源都在印度，是当时印度上流社会及富人之家的日常生活之物。这种以物找名就是名物研究。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以名找物。

再比如，敦煌莫高窟窟顶图案，大家看着很眼熟，这是因为它跟传统建筑中的藻井很像，于是杨之水首先取材于世俗生活的藻井，然后对设计的所有细节进行订和定名，然后对设计思想、结构、装饰、形制予以综合分析，进而将其上升到意象的高度和层面，揭示出敦煌石窟窟顶图案的设计者所营造的石窟空间氛围、表达的精神内涵。她说石窟设计者总在尽量避免压抑感，将世间的美善集于一堂。

在作者的讲述中，一些不经意的文字令人神往不已：“窟顶图案中，垂覆于丝帛之表的各式流苏轮辘和宝交饰不仅使得帐幔妖娆，且为静止的造型赋予动感，仿佛如释典所云，微风起处，宝珠珠玉转相敲，于是万种妙音声齐出矣。”

此外，有一个困扰我很多年的纹样“忍冬纹”，居然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几年前我参观云冈石窟时导游介绍窟内雕刻了忍冬纹，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忍冬纹在何处。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忍冬纹是一种图案中产生的幻想叶子，而不是某种特定植物的写实。

忍冬纹最早来自希腊罗马和西亚伊朗两个系统，后传到中土，虽是外来图案，被称为“大秦之草”，但很快就变得无处不在，它以“对波纹”的样式存在于丝绸纹样中，盛行于南北朝至隋唐，但又不止于丝绸，它同时也是装饰艺术中的流行纹样，比如出现在云冈石窟拱门立柱、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凤、敦煌莫高窟壁画、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中等。

因对波纹的基本组成是一对上向伸展的枝条相交叉又合抱，所以再后来又演化出了“连理枝”，它不仅是装饰纹样，还成了歌咏的意象。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这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作者以《曾有西风半点香》作为书名，它巧妙地比喻了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艺术中，外来元素逐渐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所谓“半点”，相对而言，是少，也可以说它从未成为主流。然而就绝对数量而言，此“半点”却也颇为可观。“西风”吹过，每每留下痕迹，只是很快即被“东风”之强势所“化”，最终是“东风染得千红紫”，此际则已难辨外来痕迹了。

有意思的是，我从书尾“图片来源总览”中看到很多图片均为作者亲自拍摄，书中引用的所有材料和图片也都是杨之水亲眼见过的，为此她还亲赴敦煌、西藏等多地考察，并一一考订出处，这份严谨和细致也让这本书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值得一读。